

双塔



诗人的新年畅想

金汝平



时光如电，又将我们带进新一年。站在这暮色苍茫的时刻，每个人，都会百感交集浮想联翩。作为诗人，写诗已成为他的命运。我和20多位诗人相聚在柳溪街天街小雨人文茶馆，以诗歌年会的形式迎接新年，展望创作，思绪万千。

新世纪以来，诗的精神密林，盛开丰盛奇异的多元之花。各种题材、各种探索、各种流派、各种风格，争奇斗艳，向存在之美辽阔地敞开。乡愁的浓烈情思，苦苦缠绕众多诗人，正是因为他们从乡村走出，又无法回归。时代激烈变革中沉浮不定的心灵裂变，以及悲欢离合、酸甜苦辣，也强迫诗人，以语言穿越精神那迷离闪烁的星空，抵达一个人内在的深度真实。

对日常生活的关注，并不能减轻对形而上境界的探求与渴望。当代人不能回避的困境与前景，都寻求着别具匠

心的语言呈现。整个诗坛的外在环境，消费主义的泛滥、急功近利的浮躁，都让我们反思，再反思。当然，首先是反思自己。困惑把我们引向对诗的重新认识、重新审视、重新理解。最终是：每个人的重新开始！

归根到底，诗是越写越难，正如一名攀登者的攀登、一名创造者的创造、一名远征者的远征，这是近乎无限的一个天路历程，考验着每一位诗人的诚实和处理诗的各种元素的才华和才能。因此，展望也是回顾，展望也是向往，但诗的未来，首先是呈现在每一位具体诗人的笔下。个人化通向多元化，多元化容纳个人化。在这个角度上说，每一天的诗，每一年的诗，每个特定阶段、特定时期的诗，都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诗的大道上。这也是诗人的幸福和快乐，而这，必须付出热情与努力！

「厚重」散文的品相与质地

王炳中

在当下各种文学批评场中，“厚重”一词频频出现，乃至成为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。那么，散文创作如何才能呈现出“厚重”的气象呢？

谨防“厚重”成为“笨重”

何为“厚重”，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。在我看来，首先要谨防“厚重”成为“笨重”。这些年散文创作出现了不少仿“厚重”的作品。它们的一个特点是篇幅长，絮絮叨叨，字数几乎没有上限。有些作者为了追求“大散文”的效果，把几个甚至十几个关系不大的短篇小品合在一起，给每个短篇冠以一个标题，如法炮制而成的长文“形散神不散”，给读者留下了不好的阅读体验。当然，散文的篇幅向来长短不拘，关键看外在篇幅与内在思想内容是否合拍。如果只是记录一件小事、一个思想片段或者抒发一段情感，就生拉硬扯出一篇长篇散文，显然是大而无边、不符合散文文体规范的。

与失控的篇幅相伴的是不及物的高谈阔论。在“文化散文”热潮中，“搭车蹭饭”、东施效颦者不在少数。有些散文作家或者热衷于言说遥远的历史，或者一味地展示神秘、浪漫的地域性或民族性文化，似乎不如此写，作品就没有深度，就不能吸引人。有历史关怀，描写多样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本无可厚非，问题是这类散文在立意上大多虚张声势，抒情上则矫揉造作，议论上不过是生硬的说教。在煽情、说教无以为继的时候，则往往以繁复的史料或冗长的考据代之，看似琳琅满目、翔实丰赡，实则连篇累牍、臃肿不堪。这样的散文不是“厚重”而是“笨重”，它们失去了散文本应有的轻盈和灵动，也离文学之美越来越远。

散文“厚重”与否并不以篇幅为据，也与流于表面的宽阔和宏大无关，关键还是看其所拥有的精神体量。长篇大论的散文不一定厚重，体制短小的散文也能以一当十。

“厚重”离不开对时代的关怀

文学创作应与时代同频共振，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。有些仿“厚重”的散文之所以显得笨重、华而不实，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离开自己最熟悉的时代和生活，去涉足缺乏案头功夫和知识储备的题材领域，最终见诸笔端的只有肤浅、空洞的议论，而无实实在在的思虑内涵。好的散文作品，是作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，奉上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见证词。追求“厚重”，不一定非要取材于遥远的历史和抽象的文化，每个人都身处时代之中，作家如果与时代息息相通，就拥有了最熟悉的题材，即使从身边琐事写起，也能通向广阔的社会人生。即便所写的是凡人凡事，也可让人感到震撼和敬畏，厚重感自然也会随之而来。或者说，时代本身就是厚重的，“厚重”的散文必定是紧扣时代脉搏，表现沸腾的时代生活，关切同时代人的生存现状，或追问形而上的哲学问题。

但是，强调时代关怀的同时也要避免空喊口号，重蹈主题先行的老路。文学评论家王尧认为，日常生活是时代的肌理，时代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生长。确如其言，要想时代关怀不落空，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散文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世俗众生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如此方能看清时代的面容、倾听时代的呼吸。多年来，围绕历史、文化、生态、哲学等话题展开书写的散文轮番上场，描写日常生活和人情冷暖的散文也不少，但后者受关注的程度和在理论批评界中的影响一般不及前者。个中缘由，无非是日常体验零碎、扁平，无法承载厚重的思想。这显然是一种偏见。日常虽然简单、平凡，却是所有宏大和厚重的起点，也是其基本的组成要素，正是它们的叠加和联动，最终构筑出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如汪曾祺的散文，或忆旧怀人，或谈吃论喝，或絮絮家常，或记风土人情，看似琐屑，实则灵动舒展、情真意切，几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诗性和美，不可谓不厚重。

当然，关切时代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往的历史，不需要更高的现实，只是无论面对何种超拔的题材，都应保留一个时代的视角，多一份日常的亲切和真诚，这样营造出来的厚重才不会求真而作假，显得摇摇欲坠。

“厚重”要有个人气度和温度

“文如其人”，所有的文学创作都需要有个人的气度和温度。从人到文，诗歌的格律、节奏，小说、戏剧虚构的人物和故事，都影响着作者个人面貌和性情的呈现。相反，散文以写实求真为能事，形式自由，也撤去了虚构的帷幕，因此散文中的个人和自我比诗歌更为亲切自由，比小说更为直接明快，特别是现代白话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。相对于其他文类，散文是一种更具私人化、个性化的写作。而个性与共性是相互成全的，具有个人精神印迹的散文，往往能深刻地传递出人类共有的厚重情感。以此观之，一篇散文作品要达到“厚重”的境界，作者必须深入地解剖自我，在思考和表述中张扬个人的气质和胸襟，展示个人的人格与智慧，如此方可“思接千载，视通古今”，成就万千气象。

散文重在表达真情实感，而情感与体悟是否真诚深切、直击人心，关键看细节是否生动、饱满。丰盛而又充满意味的细节描写，是散文作者敏锐洞察力的外在表征，凝聚着作者对现实生活、社会历史、天地人心的深刻体察，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作者个人生命的体温和热力。尽精微而至广大，细节的力量正是来自于此。如有的散文以温和、从容的语调，细致入微地讲述着世间的人事与物件，在精细的打量与书写背后，我们看到的是学者的内敛与严谨，以及文人的趣味和情怀，地域和家国的历史变迁在个人眼光的亲切注视下无不显得绵长、醇厚。相反，有些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读起来之所以味同嚼蜡，就在于作者把自己埋入无穷尽的材料、学识和沉思中，就忽视对细节的发现和捕捉，个人的悲欢和低回婉转无所寄托，文学美的质感和弹性也就难以显现。

关注“新时代文学晋旅”丛书 ④

回归简洁和朴素

杨凤喜

年届五十，我之所以还在写作，并且有信心在智力和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直写下去，完全是出于对写作的热爱。这几年，我的写作其实一直都在“撤退”。我对写作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简洁和朴素。比如，在写作形式上我不再追求自以为是的创新；比如，在写作题材上我不再放任自流般拓展；比如，我拆解自己的名字，设置了杨村、喜镇、凤城这样三个文学地理。我只写自己熟悉的人、熟悉的事，我希望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不会走远，都能在夜不观色和醉意朦胧的状态下找到回家的路，都能够一眼辨认出自己的亲人。

中篇小说集《沙发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)收入我近几年创作的8篇小说。客观讲，我在写短篇小说时更加用心，投入的精力和心智也要多一些。我的短篇小说虽然谈不上多么精致，但要比中篇好一些。这样说并不代表我不看重《沙发》中的小说，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曾打动过我，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我的身边。我熟悉他们的行为方式、处世之道，熟悉他们说话时的腔调、走路时的样子。写他们的同时我也在写自己，不停地解剖自己、反省自己。我希望发出真实的声音。对一名写作者而言，说真话难道不是起码的要求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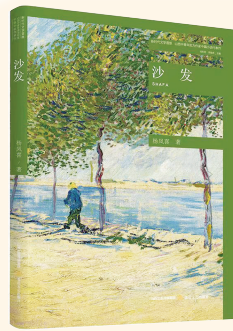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篇小说《沙发》和《波隆那比熊》中，我分别塑造了李春和李丹阳两位女性形象。她们都是从乡下来到县城打拼的女性——说“打拼”可能严重了，她们只希望在县城安身立命，即便生计艰辛也可以顺风顺水地活下去。她们不是个例，而是一个对命运不甘、努力与现实遭遇抗争的女性群体。她们无论经受怎样的委屈和波折，都会温柔着陆，不可能掀起大风大浪。这正是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乡村女性，当我写作这两篇小说时，记忆中那些熟悉的面孔不时在脑海中闪现。我在想，假如现实中的她们知道我在描摹她们的生活、猜测她们的心事、感慨她们的命运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我喜欢写乡下的女性，无论她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经历，我从她们身上都能感受到母性的光辉。因为熟悉和亲近，我写起她们来才会感觉到踏实和从容，才会在写作时体会到温暖和感伤。对写作者而言，先打动自己不也是起码的要求吗？

要说打动自己，记忆更为深刻的是写作《模特的葬礼》和《少年刀》时的情态。在《模特的葬礼》中，众人设局向曹老头隐瞒了儿子去世的消息。小说中我像帮凶一样为他们设计了种种隐瞒的方案。我希望自己写得

狠一些，每一次设计都能体会到灼热的疼痛。这篇小说篇幅并不长，我还想设计下去，却于心不忍了，只好以福虎告辞曹老头真相草草收场。我明白这种于心不忍会影响到小说的力道甚至格局，但我仍然希望笔下的人物多一分体谅和关照。《少年刀》也是这样，当小说中那个少年趴在屋顶上目送一支送葬的队伍远去时，我想起来自自己12岁那年父亲葬礼上的许多情景。写作需要节制，当然包括情感和情绪方面的节制，我希望自己以后能节制一些。

我愿意将《伪诗人》和《地下室》归为一类小说。它们都写到对现实生活的厌倦，主人公都希望能在缥缈的梦想牵引下逃离现实，面目都有可憎之处却又让人心生怜悯。我承认在这两个人身上有自己的影子，甚至认为有好多人影子。我喜欢一个人乘坐火车或者长途汽车的状态，身边都是陌生的面孔，没有谁关注你。窗外的风景看着看着便恍惚了，不知去往何方，却知道缥缈的远方有未知的事物等待着你。我把这种略显混沌的状态理解为短暂的逃离，火车“咣当”一声停下来，长途汽车停靠在路边，我们又回归到了惯常的生活。

用“走神”来概括这种状态可能更准确一些。我这样想，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都有过逃离的冲动，但绝大多数都还在厮守着言难尽的生活。我和一位写作的朋友聊天，如果能果敢地走出去，与现状进行一次决绝的对抗，必然会提升写作的境界。然后我们都笑了。我们知道，除了写作，生活还需要温柔以待。



《沙发》书影

《沙发》作者杨凤喜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晋中市文联副主席，出版长篇小说《银杏恋》、短篇小说集《玄关》《愤怒的新娘》等著作，曾获“赵树理文学奖”等奖项。

折射多样的人生图景

——《沙发》之人物塑造

高璟

杨凤喜老师是位特别善于讲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的小说创作者。综观他的小说作品，到处都活跃着音有貌、有情有味的人，而且那些人，似乎格外贴近晋中这片广袤的山川大地。他笔下的那些固执到愚蠢、质朴到天真、交趾到可爱的人们，按着生活的真实逻辑行动坐卧、嬉笑怒骂，不由得令我们一次次心领神会、微笑叹息，甚至扼腕落泪。

杨凤喜新出版的小说集《沙发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)，20余万字的体量，总体看，这8篇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，这与他早年颇具先锋实验性质的那些作品有着显著不同。故事的地域空间，还是在杨村、喜镇、凤城之间来回切换，但纯粹的乡村叙事变少了，代之的多是“某某进城”式的描写。

《沙发》写的是“李春进城”，《波隆那比熊》写的是“李丹阳进城”，这两位来自乡间的女性，有主见，有头脑，在作者笔下，她们的主观感受，都经历了一个躲避、犹疑、讨好、质疑、愤怒甚至进行反击的过程。此外，让她们与城里人产生关联的，往往都有一个中介物，在《沙发》一文中，中介物是那件八成新的旧沙发，它到底是一件来自邻居的善意馈赠，还只是个被巧妙脱手的包袱？李春对它进行的认识与再认识，《波隆那比熊》一文，中介物是颇具阶层象征意义的玉兰花、宠物狗与豪车。这两篇小说中，乡下人与城里人彼此和解遥遥无期，成功交融也成为一种理想。

《模特的葬礼》写了老来丧子后的“曹老头进城”，关于他的进城经历，作者采取了暗写的方式，他在城里见到的橱窗里的模特假人，无疑是促使他的心理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诱因。他在全文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痴癫举动，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他的悲伤太过庞大，拥挤的城市空间根本装不下，只有那座老屋、老院、老村，只有那些

包容的乡邻们，才允许他表现出那些有些过分自私的表述。《伪诗人》中，写了乡村零余人“宋诗人进城”，他通过骗取，换得了虚妄的成功，却由于执迷不悟和变本加厉，永远地失去了忍了他半生的妻子。这两个乡下男性的任性甚至偏执，颇值得我们批评与反思。

《16床》写的是放羊老汉“老胡进城”，这是一个“霍乱时期的爱情”式的黄昏恋故事，赖在院院里不走却也不好接受治疗的老胡，最大的心愿只是再见他的心上人米桂莲一面。作者为故事安排了一个心酸的尾声，已患癌症的老胡匆匆出院，他曾经最珍爱的由米桂莲手绣的方巾，成了落在医院无人问津的弃物。一段爱情就此灰飞烟灭，成为传说。如果我们能联想到山西民歌《想亲亲》，或许这样传统而炽热的爱情绝唱，就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发生。

其余两篇《少年刀》与《地下室》，前者是乡村奇闻，后者是城市怪谈，恰好处于两极，一对存在着杀亲之仇的乡下堂兄弟最终如何和解，一个城市地下室中的被囚禁者如何重获自由，始终牵动着读者的神经。文中构建出的对立人物之间的排斥与相吸，一直在发生着转化，让我们对于生活的复杂、人世的恩怨更添了许多或直观形象、或无所适从的感受。

总之，这是一本读起来畅快淋漓的小说集。那些机俏灵动、睿智精准、节奏讲究的语言，会令你的阅读过程充满惊喜。

温馨提示：“文学晋进创想·新时代文学晋旅系列读书活动”第五期，将于2024年1月5日(周五)下午3时至5时在小店区创新街山西智创城2号B座1层读者书店举行，青年作家陈克海分享小说集《越过书》。

2023年度中国好小说名单

长篇小说

- 1.陈彦《星空与半棵树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3月版
- 2.毕飞宇《欢迎来到人间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7月版
- 3.贾平凹《河山传》，作家出版社2023年10月版
- 4.陈仓《浮生》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版
- 5.周瑾璞《芬芳》，作家出版社2023年10月版

中篇小说

- 1.石一枫《逍遥仙儿》，《十月》2023年第1期
- 2.孙频《落日珊瑚》，《钟山》2023年第1期
- 3.房伟《余墨》，《当代》2023年第4期
- 4.梁晓声《遭遇“王六郎”》，《人民文学》2023年第9期
- 5.娜仁高娃《裸露的山体》，《民族文学》2023年第11期
- 6.须一瓜《去云那边》，《收获》2023年第5期
- 7.葛亮《入瓷》，《万松浦》2023年第1期
- 8.阿占《后海》，《中国作家》2023年第3期
- 9.秦岭《辟提艾斯都》，《芙蓉》2023年第6期
- 10.肖勤《海边的向日葵》，《芙蓉》2023年第2期

短篇小说

- 1.东西《天空划出一道白线》，《人民文学》2023年第1期
- 2.徐则臣《手稿，猴子，或行李箱奇谭》，《万松浦》2023年第2期
- 3.万玛才旦《松木的清香》，《十月》2023年第1期
- 4.袁万莹《鲸路》，《收获》2023年第4期
- 5.黄咏梅《昙花现》，《钟山》2023年第1期
- 6.付秀莹《花喜鹊》，《长城》2023年第4期
- 7.海勒根那《白色罕达杆》，《民族文学》2023年第5期
- 8.罗伟章《洗澡》，《人民文学》2023年第5期
- 9.马小淘《春天果然短暂》，《北京文学》2023年第11期
- 10.汤成雄《麦田望不到边》，《长江文艺》2023年第3期

网络小说

- 1.狐尾的笔《道诡异仙》，起点中文网，2023年5月完结
- 2.辰东《深空彼岸》，创世中文网，2023年6月完结
- 3.我会修空调《我的治愈系游戏》，小说阅读网，2023年3月完结
- 4.知白《全军列阵》，纵横小说，2023年8月完结
- 5.三九音域《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》，番茄小说，2023年9月完结
- 6.希行《洛九针》，起点女生网，2023年8月完结
- 7.羽轩W《星际第一造梦师》，晋江文学城，2023年5月完结
- 8.银月光华《大国国运》，七猫中文网，2023年3月完结
- 9.妖怪快放了我爷爷《拥抱星星的天使》，掌阅，2023年5月完结
- 10.何常在《向上》，七猫中文网，2023年6月完结

小说·微型小说

- 1.刘亮程《开满窗户的山坡》，《大家》2023年第4期
- 2.中平《大雁快飞》，《羊城晚报》2023年4月19日
- 3.非鱼《轻舟已过万重山》，《小说林》2023年第4期
- 4.王箭《小蒜煎饼》，《山西文学》2023年第1期
- 5.泰儒《灯光》，《百花园》2023年第6期
- 6.相裕睿《口碑》，《广西文学》2023年第10期
- 7.安石榴《L教授的火车》，《作品》2023年第5期
- 8.欧阳华丽《玄关》，《安徽文学》2023年第1期
- 9.赖海石《反诈乌龙》，《麦花》2023年第2期
- 10.安琼《打瞌睡》，《新民晚报》2023年10月27日

据中国作家协会

二〇二三年度中国好小说揭晓